

18017

水利 专辑

安



縣

文

史

第五辑

安乡县政协学习文史委
安乡县水利局编

安鄉文史

第五輯

水利 專輯

安鄉縣政協學習文史委
安鄉縣水利局編

一九九七年五月

编辑顾问 张爱卿 孙立人
主 编 熊长青 汪业新
编 辑 周敬祺 向 勇
校 勘 吴松桥 周仲元

安乡文史 第五辑 水利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湖南省安乡县委员会
湖南省安乡县水利水电局
湖南省安乡县教育印刷厂印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印数 1—1200 册 字数 120 千字
准印证号 湘安准(1997)112 号

邮编 415600 内部发行 工本费 7.00 元

目 录

序 言	钦时中(1)
安乡的河流变迁及水患掌故	周仲元(3)
安乡县明清官垸民垸一览表	(27)
安保垸垸史	安乡县水利水电局整理(30)
民国廿四年(1935)水患摘登	(35)
我在伪堤务局工作的回忆 李华清口述 向勇整理	(38)
荆江分洪工程与安乡	周敬祺(41)
安乡县一九五四年抗洪救灾纪实	毕人玉(46)
这儿哪里象荒月的灾区 ——从安乡县官垸乡看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 阮甫堂	(51)
抢救安澧垸的经过	王友章(56)
一九五四年水灾期间灾民、耕牛大转移的回顾 颜家驹	(58)
在安乡第一座煤气机排灌站工作的回忆 胡前益口述 向勇整理	(62)
电排建设起步的辉煌 ——记安乡县第一次电力排灌歼灭战	陈正明(65)

松澧分流工程与安乡人民的遗憾

- 姚纯国 周敬祺 熊长青等整理(77)
- 我所知安尤垸溃垸前后的情况 尹绍安(89)
- 安乡县水利局关于安尤溃垸经过情形和原因的调查报告 (65)水办字第 022 号(98)
- 田园新歌

- 安乡农业学大寨记 熊长青 孙立人(101)
-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率领群众重新安排山河 李孝来(108)
- 西水东调工程建设的回顾 何成朗(115)
- 仙桃电力排灌站工程建设记 葛声才(119)
- 一九八〇年抗洪抢险回忆录

- 难忘的豆港抢险 梁德水口述 熊长青整理(128)
- 北线告急 张光彩口述 周敬祺整理(135)
- 千钧一发的时刻 谭忠敏口述 熊长青整理(138)
- 湘鄂边界的水利纠纷 周敬祺(141)
- 《两湖人民团结治水》选登 (148)
- 安乡县一九九五年汛前大堤的垮坡与整治
..... 安乡县水利水电局办公室(151)
- 安乡县蓄洪安全楼房的建设 熊兴武(154)
- 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安乡水利 (157)
- 抗洪治水 呕心沥血

- 记全国抗洪模范张爱卿 余善初(159)

序 言

安乡地灵人杰，是一块宝地。

安乡水系复杂，洪涝频繁，又是一块险地。

安乡头顶长江三口，脚踏洞庭湖，腰跨澧水，河道多而乱、堤防长而险、洪峰密而高、灾害频而重，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治水难点和重点。

长期以来，安乡人民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搏斗。特别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在历届县委、政府的带领下，安乡人民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英勇不屈地除水害、兴水利，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水利大会战，建成了一项又一项重点水利工程，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洪涝灾害，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治水兴乡的凯歌。

我生长在这个水乡泽国，1957年从湖南水利学校毕业后又分回到安乡，在安乡工作了33年，其中在安乡水利局就工作了27年。先后参加了五十年代的堵口并流合垸、松澧分流工程，六十年代的电排歼灭战、田园化建设工程，七十年代的仙桃、六角尾、五七三大电排和西水东调工程，80年和83年的安金东线大堤会战、八十年代后期的洞庭湖一期治理等工程建设，参加了历年的抗洪抢险及排涝抗旱战斗，即使调到常德市政府工作后，九十年代安乡的水利大会战和91、93、96年抗洪斗争，我也十分了解，并多次到过现场。因此，我对安乡人民治水斗争的可贵精神、宝贵经验和动人情景，感受深

刻，记忆犹新。

安乡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治水的历史。没有长期坚持大干水利，就没有安乡的历史，更没有安乡的今天。安乡的最大县情是水情，最大忧患是水患，水患不除，县无宁日，民无宁日，水利不兴，经济难兴，社会难稳。安乡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用更大的决心和干劲大兴水利。

安乡县政协编辑这期《安乡文史水利专辑》，组织二、三十位参加过安乡治水斗争的同志回忆治水战斗情况，总结治水经验，以启示今人，激励后代，为安乡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借此机会，谨向县政协、向积极撰稿的各位同志以及所有为这本专辑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致以真挚的谢意。

望安乡人民水患不除，治水不止。

祝安乡人民早除水患，更加兴旺。

钦 时 中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常德

安乡的河流变迁及水患掌故

周仲元

安乡位于洞庭湖西北，荆江“三口”和澧水入湖的洪道上，集雨面积 1087.032 平方公里，堤垸面积占 83.9%。历史上由于地壳沉降，水系、河道变迁，水患严重。对此，笔者依据史籍和有关资料，作了初步探讨。谬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丘陵变平原

从地质上考查，安乡凹陷位于地堑型洞庭盆地北部，在四周隆起所形成的断裂带控制之中。这个凹陷的地壳自北向南倾斜，进入全新世以来随着洞庭盆地缓慢沉降。据观测，1925—1953 年间，洞庭湖区北部年平均下沉 8.6—12.1 毫米。安乡县境呈加速沉降之势，沉积中心在南端萧家湾附近。由于地壳沉降的幅度小于河湖冲积淤积的幅度，县境绝大部分地面为第四系全新统冲积物所覆盖。

在湘鄂边界有个构造板块，名叫华容隆起，其地表形态是：从华容、石首县的墨山、桃花山起，西接大王山、石华堰、高基庙、团山寺、麓湖山到安乡县境北边的彭邱岭、黄山、虎山，再西接澧县北面边界的杨家垸、盐井、界岭等大山。这一带山丘台地形成了荆江与洞庭湖区之间的天然堤防。其中有几个垸口，是荆江向洞庭湖分洪的突破口。由于长江的冲积作用，古云梦泽消亡，荆江两岸围垦的大堤形成，洪水高峰受两岸堤防的约束，水位抬高到高于缓慢沉降中的华容隆起的垸口，到东晋时期，荆江

向洞庭湖分洪的局势就形成了。

考古发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安乡还是丘陵地貌。县境北部、中部，已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 12 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遗址 7 处，汉至元明清的遗址 16 处，上起战国下至明清的古墓葬 56 处。出土文物 1850 余件。这些遗址、古墓的分布地点，和安乡旧志记载的“九岭十八岗”的地名相对照，证实“丘陵溪谷，原始村落”是境内的远古地貌，许多岗岭残迹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园田化中才夷平。

先秦至东汉时期，即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 220 年，地貌向平原转化。

《水经》和《汉书》记载，澧江津市以下河段，主泓沿华容隆起台地南侧断裂带形成的河道，自西至东独流入江。即从今焦圻入境，经今安全乡，到上三岔河、景港（1950 年划属南县）流入华容，在墨山南侧分汊，注入长江。从焦圻、黄山南麓分出的澧水汉流，蜿蜒在县境中部、南部的丘岗高阜之间。古澧河镇在今焦圻镇内，因九澧之一的澧水流过而得名。澧水另一条支流澧水也流入境内。今县城之北的哑河书院洲河，古名鹳港，就是澧江汉流之一。珊珀湖在《水经注图》中标名“山背湖”。由于澧江是山溪雨洪河流，对尾间的安乡县境危害较小。虽然在东汉末年以至三国时期，因地壳沉降，湘资沅澧四水已在洞庭平原上分别交汇，君山西南部的洞庭湖已逐渐扩大，但是，其水域还在安乡县境以外。县境之内，地旷人稀，水患不大。这种状况，延续到东晋初年。

公元前 202 年（西汉高祖五年）县境属于孱陵县，县城在今公安县（西晋，改名江安）夹竹园乡斋居寺地。公元 40 年（东汉建武十六年），大致上以黄山为界，分置作唐县。280 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吴，分南郡江南四县建置南平郡，以作唐为郡治，称“巨镇”。县城在澧水注入澧江主泓的澧口之南一里

许，即今安全乡槐树村的东汉作唐城址。战乱之后，全县有近 2 万人口，也就在太康元年，镇南大将军杜预“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虽然这个“扬口”在荆江北岸还是在南岸的调弦口，史家尚有争议，但是，从此可知荆江两岸的分洪穴口淤塞严重，洲滩很多，已障碍通漕、泄洪了。此后，公元 345--356 年即东晋永和年间，荆州刺史桓温令部将陈遵在荆江北岸万城地段修筑“金堤”。后来荆江两岸的洲滩上纷纷围垦筑堤，云梦泽消亡，江中众多的三角洲 延长，洪道河床淤高。据勘查，沙市江段河床，在公元前 696 年到十八世纪末的 2400 年间，卵石层上面堆积的泥沙厚度一般为 10—20 米。东晋末年，荆江洪峰水位，已被两岸堤防约束、洪道淤垫而抬高到了高于南岸黄山虎山垭口的高度，北岸金堤也难保不溃决。

沦水北来

东晋末年，战火炽烈之中，荆江南岸江安（公安）油口下游，出现了景沦两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成为一支强盛的沦水，穿越沉降中的华容隆起垭口，进入洞庭平原，在今南县附近，南山至明山一线以西，聚汇成为赤沙湖；干扰洞庭水系，使洞庭湖迅速演变为广阔 500 余里的大湖。

沦水在安乡（当时县名作唐）县境的洪道，笔者判断，就是《湖南通志》《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所载的景港河：从县北泗水口南下，穿越华容隆起西段的杨家垱与虎山之间的垭口，夺占澧水主泓在黄山南侧的自西至东的河道，经灵石湖（又名灵枢湖、丧定港），东南流过文田村（今官垱镇），稍向西折、南流到长寿村在今安生、安昌两乡接界处，会东田湖水，转东南流到景港，分为两支：东支入华容，南下 60 余里，会浪跋湖水，入赤沙湖；西支曲折

南下，经中澌港，南澌港（两港相连，即今安猷乡的张家渡哑河），出南澌渡（在今安猷乡南端杨家河废垸内）会澧水，入洞庭湖。

澧水受沦水干扰，主泓道以津市为顶点，经焦圻之西，原来的汉道南流，经作唐县西，分汊转东流到今县城西侧大河。原在安全乡的澧水，受沦水制约，南流到今县城之北的鹤港，分汊为今县城之西的大河和今县城之东的小河。澧水主泓和支流澧水，在今县城之南的南澌渡口，与沦水西支会合，分为两支：南支汊流入沅水；东南支主泓则在明山之南注入洞庭湖。

沦水北来的洪道形成之时，正值东晋末年以至南北朝对峙，湘鄂战乱连结的年代，以致这场空前的大水灾后来失记。从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洞庭湖已变成广圆500余里的大湖，赤沙湖周围100多里，两湖有水道勾通的情况判断，沦水进入洞庭湖区，当在东晋末年。

当时，作唐县兵燹、水祸交加，南平郡治北迁江安（公元502年复名公安），作唐县城也南移到今安障乡黄山岗村。

也就在东晋末年，中原地区汉族人民为了逃避战乱，流徙到长江流域的已达90多万户。397年（东晋隆安元年）在作唐县境西南部侨立南义阳郡，安置河南义阳郡颍西、平氏等县的难民。到455—456年（南朝宋孝建二、三年）这个侨郡已有1607户，9741人。561年（南朝陈天嘉二年）建置安乡县为南义阳郡治，与南平郡作唐县并立。当时，陈与北周争夺湘州（长沙）和武陵、南平及侨立的南义阳、河东诸郡，战况惨烈的地区“人畜死者十（之）七八”。陈国在战争间歇中实施土断法，为侨郡建县的目的，是取消免调役的优待，征赋征兵。并非救灾。

安乡，作唐两县人民在水患、战祸中求生，到581年（隋开皇九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废郡。改作唐县名为孱陵。将安乡西南部津市新洲一带土地人口划属澧州州治。627年（唐贞观元年）

将孱陵并入安乡县，以原南义阳郡治为县治，即今县城。至 639 年（唐贞观十三年）全县仅 694 户，5165 人。到 1102 年（北宋崇宁元年）全县繁衍到有 20418 户，59212 人。

北宋范致明在其《岳阳风土记》中说，华容南境，民多舟居，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漂户”。这也是安乡南境的写照。

南宋初年，战乱又祸及安乡，金兵偏师铁骑，屠潭州（长沙），掠鼎澧（常德、澧县），杀过安乡。鼎州钟相起义称王，安乡响应。遭到潍州团练使（澧州志称为捉杀使）孔彦舟血腥镇压。杨太（杨么）继起，驻兵安乡。又为张浚、岳飞剿抚平息。自 1130 年（南宋建炎四年）至 1135 年（南宋绍兴五年）的 6 年战祸之后，又遭大水灾。

虎渡决口

景口、沧口何时湮塞，由于战乱失记，而荆江南岸又出现了虎渡口。最早的记载，是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在“江陵景物”下说，“虎渡堤在大江南岸。乾道四年（1168 年）寸金堤（江陵）决水，啮城不退，帅（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决虎渡堤以刹水势。自此遂不复筑。”后来塞而复决，称太平口。

虎渡口形成之初，主泓“经弥陀寺、里甲口、中河口汇油水（危水）后南下，经南平（属公安）、杨家垱（属澧县），从现在的中合垸（属澧县）附近入湖（引自钟宇平的《荆江四口向洞庭湖分流洪道的演变》）。

虎渡河形成初期进入安乡的河道，据《隆庆岳州府志》、《湖南通志》记载：从泗水口分支南流，至安乡军牧村，在焦圻分为后江、后小江两支。后江沿虎山黄山台地南侧，大致上走沦水故道，

自西向东南流，合西高田村（今安造乡）、上高田村（今黄山头镇）、东高田村（今安生乡）溪水湖水，蜿蜒到文田村（今官垱镇）毕家垱（又名晏家河口），与石首流来的涌水南支晏家河交会后，流至紫景渡（即今紫金渡），折向西南合长寿村东田湖水，南流到景港渡，分为两支：东支过枯树集，入华容，注入洞庭湖（赤沙湖）。南支亦在大致上走沦水西支的流路，流到县城之南的南渐渡口。后小江由焦圻南流，过马红窖，出汇口，合澧水汊流，转向东南，过西台尾、窑澥（铺）西，合大鲸湖水，东南流至县城西侧大河。

澧水由汇口分出另一支汊流，东南流过石龟山西南，至羌口（铺），合江西湖水，东流到县城西侧大河，与后小江水合流，转县城之南。在南渐渡口会合后小江南支水，流到新街口，分为两支：东南支经伍家窖，扬洒庙，注入洞庭湖。西南支经白沙窖、马石塍、清水、洪杨湖、沙夹武陵（常德）龙阳（汉寿）县界，至南嘴，会沅水，入洞庭湖。

县城在虎渡水系的后江、后小江和澧水河流环绕之中。城西大河是虎澧洪道，称县河，又称前河。城东小河，又称后河（今已变成排污长沟）。这条后河，北接鹳港（又名牌头河，即书院洲河），南出城南河口（今城关电排站）；中间有条汊道名叫兔儿港，在县城老市区东南部，原文庙、字藏（青云塔），与原天主堂，简家湾之间，东接后河，西由黄门堤侧水塘通前河。后江南支从三仙嘴夺占了鹳港及以下河道。

虎渡河洪水涌来，加速了县境沼泽化，加剧了水患。

元代，安乡县尹塔不赍（又名塔彦赍）有《洞庭春涨》、《南浦渔舟》诗篇，吟咏县境东南、西南远眺景色。县城则被许宗鲁描绘为：“浦市依渔火，江城傍屨楼”。但是，县城之南 30 里许尚有顾市，为商船、渔舟停泊的贸易之所。县城之北，黄山古田山以南，

仍有岗田、陂堰，遗留山乡风貌。县城之西，湖泊较多，有大鲸湖，江西湖等大湖。县城之东，有县尹卢琮（澧州人）主持修筑的石砌的和丰桥，可行车马。桥东有普光寺（今城东小学地址），设僧会司。由此东南行3里，到石家山、三里店（今安猷乡下码头），有南平古驿道，经魏家岭（安猷乡桃花村），往东北，有南平水马驿的白堤、石桥、景港3铺，由景港铺过枯树集去华容。南平驿的枢纽是设在县城驿门口的县前铺。西路有江西铺、羌口铺、石龟铺（通澧州）、麻河铺（通武陵）。铺递（邮传）点都有集市。由县城往公安、石首，也有通道。

元代末年，安乡又遭大战祸。至正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即公元1353—1364年的12年中，红巾军倪文俊部与县绅张继和、熊义山的民团作战，反复争夺黄山要隘和县城。老百姓死伤逃亡过半数。张继和以安乡归顺吴王朱元璋，经过20余年生息，到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全县才3887户，15210人，23万亩田地。

水乡争田

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荆江北岸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郝穴，金堤（又称皇堤）连成为整体。在此前后，南岸的虎渡，调弦两口，分泄大江洪水入洞庭湖。这就迅速抬高了东洞庭湖的洪水位，倒灌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顶托湘资沅澧四水，迫使沉降中的洞庭湖区低洼地带，迅速沦为泽国。从此，荆江向南北两岸“九穴十三口”分洪的历史，转变成为只向南岸穴口分洪，以洞庭湖为泄洪区了。

《荆州府志·江防》记载，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之后，荆江两岸堤防溃口，“殆无虚岁，荆岳之间，几为巨泽”！

安乡、华容“两县地处虎渡、调弦两口洪道，受灾惨重。华容“西里半壁无炊烟”。早在正统年间即公元1436—1449年，华容知县杨燧恳求，英宗朱祁镇敕工部都水司员外郎王士华驻华容9年，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前后的46个民垸的基础上，相度便宜，发帑（国家财政拨款）助修47垸，加上县城围堤，合称48垸。到嘉靖万历年间，又迭遭溃毁。《安乡县志》记载，自嘉靖元年到万历末年，即公元1522—1620的99年中，共有水灾57年次，旱灾15年次，其中，“积尸逐波”的大水灾24年次，“殍尸遍野”的大旱灾9年次。在1542年荆江北岸大堤连成整体之后，县境水灾密度增加。到1571年（隆庆五年）全县仅有2702户，12908人，田地10·59万亩。民穷财尽，无力抗拒水旱灾害了。

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二至九月无雨”大旱灾。岳州知府陆邦到县勘灾赈饥，有《部行赈济》诗篇：

单骑减从出东关， 饿杀灾黎不忍看。

十里路埋千百冢， 一家人哭两三般。

狗啣白骨魂犹在， 鸦啄青肤血未干。

寄语朝中诸宰相。 石人无泪也辛酸。

陆邦发帑拯救孑遗，安乡人民于万历初年立祠祭祀他。

安乡早有抗御水旱灾害的设施。据《隆庆岳州府志》记载，有类似水库的“陂”6座，蓄水高塘的“堰”11座，挡水兼蓄水的“垸”2处。大者溉田五六百亩，小者溉田四五十亩。按岗田、陂堰的科则纳赋。也有防洪圈的堤垸，由于历代王朝严禁土豪擅自挽垸，障碍洪道，非经勘查批准，不准修筑。地方官吏循情从权允许的，称为私垸、民围，以湖塘上报交赋，实际科则很重，官吏从中勒索，而且，为了泄洪，即令刨毁。这就苦了垦荒修垸的农民。

1573—1576年（万历元至四年），安乡知县沈襄了解本县不能不修筑堤垸，亲自绘制水灾、饥民图上报，恳求缓赋缓役，招抚

流亡。还捐出俸禄，资助修复 32 个小私垸。并在公元 1574 年他的生日那天，听到围城堤新桥堤段（今县城新堤街）决口，立即罢酒，脱袍服，赶到现场，亲自担土运石，督促抢险。后人称这个堤段为“惠民堤”。礼部侍郎陈思育应安乡人士之请，撰写了《沈侯去思碑记》。

小垸矮堤，不能抗御滔滔洪水。1586—1588 年（万历十四年至十六年）连续 3 年大水灾，堤塌垸毁，瘟疫流行，饥民死亡不计其数，知县杨继韶向到县勘灾的上荆南道王泮（《直隶澧志》误记为王士华）长跪涕泣，恳求发帑，以工代赈，修复堤垸。王泮也伤心落泪，有记其事的《安乡公署》诗篇：

贾生何事涕横流？眼底疮痍痛未瘳。

草实食人悲橡雀，沙田无种卧耕牛。

青苗无计酬租赋，白骨谁怜委壑沟？

且莫画图当宸献，恐虞南顾动殷忧。

王泮以西汉贾谊比拟杨继韶和自己，表达了忧民忧国之忱。提到了沈襄献水灾图。两位同心恤民的好官，发帑工赈，两年修复了 13 个民垸。这才算合法的堤垸了，虽也称为私垸，但从此记入史志。

这 13 个民垸中，“上九垸”的围城垸，环绕坊里（县城）。惠民（即惠民）、罗阳、惠喜 3 垸，后来并入官民垸，再扩大为安湖垸。中和、板桥、黄堤、张让，刘孟 5 垸，在今安猷垸内。“下四垸”的实惠，兴家、太和、合家 4 垸，在今安宏乡唐家铺之北，同春局垸内。都在县境中部，由此可见当时沼泽化的水线。杨继韶在其《安乡县堤垸图记》中强调：“噫！无堤固无命也。”还记了王泮的一句话：“民为邦本，若兹昏垫而衽席之，实为国祚之昌！”

可是，此后不到 16 年，又连遭大灾，1606 年（万历三十四年），安乡 13 垸，华容 72 垸，全部溃决，“道殣以望。”安乡知县

谢正蒙，向与安乡熊邦宠有舅甥之亲的华阳王朱崇一求援，王爷恪于禁令，报两首诗而已。谢知县叩求上荆南道王在晋，得到两批救济：首批安、华两县 750 吊钱，拨平江谷 1000 石；第二批，安乡 600 吊钱，拨澧州谷 800 石。这是由于灾重从优了。谢知县捐俸助赈，招抚灾黎。两年丰收之后，才整修摇摇欲倒的县署大堂。请文学家袁宏道作《安乡重建县堂记》。这篇妙文中说，“安乡古作唐地，晋置南平郡，称巨镇。而唐以来始狭，不当赤畿之半。割湖水之余以为都，阡井荒荒然，一人激矢而射，可洞城腹。故安邑视他邑特俭。”十两银子的差役，“长吏傍徨错愕，莫知所措。”百两银子的大差，全县“嚣然”。“民非不耕也，而田之所出与冯夷共者十九”。每有“征科”，提着鱼虾篓子的老百姓站满了县大堂。称赞爱民务实的谢正蒙，“真有大过人者也”。由此可知当时安乡的水患严重、贫困状况了。

虽有几个好官吏，不能帮助人民抗御水灾，更不能挽救封建专制王朝腐败崩溃的命运。明代末年，农民起义，清兵入关，安乡灾难惨重。自 1643 年（明崇祯十六年）至 1658 年（清顺治十五年）的 16 年中，前 6 年，李自成义军、明军、清军在县境攻守拉锯式地交战，各派知县随军抓伏索粮。土豪民团乘机蜂起残杀掠夺。土匪陈政从公安杀来，攻占县城，抢劫财物和妇女。随清军来的知县孙志夔进县城，只看到兵燹废墟，空无居民，只得住在破烂的城隍庙里，夜听鬼哭。继任的吴治汇住在永丰村民家，向了遗搜括军需。这 6 年里，大旱灾 1 年，瘟疫两年，大水灾两年，“饥民相食”。后 10 年，知县赵安攘、辛良器为了供应清军在湘鄂川山区围剿李自成义军和明军的余部，继续拉伏逼粮。这 10 年中，大旱灾 1 年次，大水灾 5 年次。战祸、瘟疫、水旱大灾交加，户口大减，田荒地荒。据 1652 年（清顺治九年）册载，全县仅有 2020 户，10100 人。岗田湖田 30 万亩，荒芜过半，但都作为有收